

经典流芳

印象派的女画家

马瑞非

180年前，在法国中部的布列日诞生了一位日后与马奈、莫奈等印象派大师并驾齐驱的女性画家，她就是贝尔特·莫里索。作为19世纪印象派画家，莫里索是第一个被公认的女性现代主义绘画大师，她将一生的命运与印象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都倾注其中，在印象派画家中声誉颇高。莫里索的全部作品包括416幅油画、191幅粉笔画、240幅水彩画、8幅版画、2件雕塑和300余幅素描，这些作品真实地展现了在那个女性艺术家难以获得社会认可和尊敬的时代，她是如何将女性身份、婚姻家庭与绘画事业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名杰出艺术家的。

1841年，莫里索出生于一个颇有声望的中产阶级家庭。受家庭熏陶，她从小就喜爱绘画，少女时代先后师从学院派画家夏加纳、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的学生约瑟夫·吉夏尔，二人在古典主义绘画方面的深厚积淀为莫里索的写实技法夯实了基础。20岁那年，她师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风景画家、巴比松画派的中坚力量卡米耶·柯罗。巴比松画派提倡“面对自然、对景写生”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对莫里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她日后跨进印象派大门的助推力。

听从柯罗的教诲，莫里索穿梭于博物馆临摹名作和户外风景写生之间，画技大有进益。创作于1863年的《诺曼底的茅草屋》是其作品中不多见的一幅风景画。在画中，画家采用稀薄透明的色调，笔触如同轻扫过，不经意间散布在画面中的小色点增加了光线的质感，草地蓬松、树影婆娑，这种若有若无的温柔和朦胧使画面明显带有柯罗那充满诗意的风景画意味。1864年，莫里索的《瓦兹河畔的回忆》和《奥维尔的小路》两幅风景画首次在官方沙龙展上亮相，此后她定期参加沙龙展，并逐渐崭露头角。

1868年，经画家方丹·拉图尔的介绍，莫里索与马奈相识，自此二人建立了“亦师亦友亦知己”的深厚情谊。一时间，莫里索成了马奈画中经常出现的人物，那幅著名的《阳台》中的白衣女子就是以她为模特创作的。经由马奈引荐，莫里索结识了巴齐耶、莫奈等人，逐渐走进印象派的艺术圈。1873年，在莫奈、雷诺阿、毕沙罗等人成立的“无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协会”（印象派的前身）章程制定委员中，莫里索是唯一的女性。1874年印象派首次举办画展至1886年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画展，是莫里索的印象主义创作时期。

作为前卫艺术的领军人物，马奈是莫里索走上现代艺术道路的指导和引领者。莫里索创作于这一时期的《阅读》《在阳台上》《丁香树下》等诸多作品中，都能找到马奈绘画的影子。《阅读》描绘了莫里索姐姐与母亲一同读书的场景。画面中母亲身着黑衣，与姐姐的白色衣裙形成强烈对比，构图大胆，用色简洁。在阳光照射下，白色衣裙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变化，人物脸部肌肤在背景和黑色的映衬下，被画家刻画得明丽剔透。这种大面积黑白对比的用色明显源自马奈的绘画风格。而在莫里索加入印象派之后，她又反过来用印象主义的艺术理念引导马奈。在莫里索的影响下，马奈走出房门，在外光下创作，更加关注光线和色彩的变化。可以说，莫里索和马奈在艺术道路上是互相成就的关系；没有马奈，莫里索不会走进印象派；没有莫里索，马奈也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印象派画家。

1874年，莫里索参加印象派首次画展。同年，她与马奈的弟弟欧仁·马奈结婚。婚后，莫里索在绘画事业上得到了欧仁的赞赏和支持，和睦的家庭成为她投身艺术的内在动力。夫妇二人时常在家中举办艺术沙龙，常客有印象派画家莫奈、雷诺阿、德加和诗人马拉美等人，也不乏当时的艺术评论家。他们在一起切磋画艺、策划展览、共谋印象主义的将来。在此期间，莫里索留下了大量印象主义风格的作品，如《年轻的女佣》《夏天》《欧仁·马奈与女儿在布吉瓦》等。这些作品中，画家使用印象派典型的急促的用笔，表现出光线与色彩瞬息万变的视觉印象。而从1886年至1895年莫里索去世的近10年间里，画家在探索光线表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画面构图和背景更加简洁，色彩更加鲜艳，笔触从印象派短促的用笔转变为运用更长的线条来塑造形体，画风延



伸到现代艺术中。

莫里索的绘画虽然属于印象主义，却更具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与画家的女性身份不无关系。莫里索的绘画多表现妇女儿童或家庭生活题材，她也没有像男性画家那样另辟专门的工作室，而是在客厅作画，据说有客人来访时，她就把画具收进橱柜中。在那个新旧观念碰撞的时代，莫里索凭借智慧、才华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柔和、真诚善良的性格，出色地完成了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工作，在社会活动中大方得体、不卑不亢，既不激进乖张，也不卑微迎合。

莫里索从女性视角观察生活，女性是她绘画中的主角。她用饱含深情的画笔记录母亲、女儿、姐姐、女佣、保姆等人平凡的生活，她们散步、阅读、梳妆、做女红、打扫房间、照顾孩子，阅读的女性端庄而有思想，劳作的女性勤劳而有尊严。莫里索画中的女性从来没有为取悦男性而搔首弄姿、扭捏作态的形象，也从没有对女性形象的自我诋毁，所有人都善良美丽且有独立的人格。在创作于1872年的《摇篮》中，画面表现了姐姐艾玛正在看护摇篮里的孩子。画面温馨甜蜜、平静安详，艾玛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摇篮上，目光温柔地望着纱帐中熟睡的婴儿。艾玛的暗蓝色上衣和背景中小面积的黑色，丰富了画面色调的层次和构图的韵律。墙上的纱帘透射出朦胧的淡蓝色，烘托出摇篮和纱帐的暖色调，使画面充盈着浓浓的暖意、爱意与诗意。

1896年，在莫里索去世后第二年，法国杜兰·鲁埃画廊为她举办了回顾展，莫奈等众多知名画家亲临画展，悼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马拉美亲自为展览目录作了序言，对莫里索的为人和艺术成就充满敬意：“让我们转头看看这墙上悬挂的诸多作品，大家常常赞叹这些画作显示出位女性的卓越才华，一位大师的天赋异禀。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大师将她视为并肩战斗的画友。她所有完美的作品无论与谁比肩都难掩其非凡的价值。她的奋斗与绘画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忽略的一笔。”

上图为莫里索创作于1872年的《摇篮》。



杜伊斯堡，聆听“水与火之歌”

贝夕芬



上一层黑灰……”1958年，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这样形容鲁尔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能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鲁尔区会当选“欧洲文化之都”，而杜伊斯堡即将成为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主会场。

这种反差与变化，在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能获得最直观的体验。公园的前身是蒂森公司的梅德里希钢铁厂，1985年因工业转型被废弃。在经过改造的公园里，工业遗产与生态绿地交织，曾经的“钢铁之都”被装上了文化新芯：音乐节、露天电影、攀岩、潜水、山地自行车赛等活动都在这里举办。这个园区的改造早已成为典范，英国《卫报》将它列为世界上最美公园之一，年年都有超过百万的游客慕名而来。

来自东方的新乐章

从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向着莱茵河的方向前进，便来到德国内河航运博物馆。博物馆由废弃的室内游泳馆改建而成，别开生面的青年艺术风格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作为国际化的港口大都市，杜伊斯堡拥有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在博物馆中能看到诸多历史介绍。

除了公园与博物馆，从杜伊斯堡经多特蒙德至哈姆的工业文化旅游路线是鲁尔区如今最吸引人的旅游王牌。此外，城市还开发了莱茵河畔、鲁尔河谷、工业文化等数条特色骑行路线……杜伊斯堡聪慧又巧妙地让昔日城市“老名片”，成为今朝新景观。

来自东方的新乐章

德国的火车站外，一般都有条名为“火车站路”或“站前路”的街道，但走出杜伊斯堡火车站，人们看到的却是“武汉路”。今天，这个中国城市在杜伊斯堡可谓家喻户晓——来往于中欧间的货运班列，80%停在了这里。

杜伊斯堡与武汉的渊源始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曼内斯曼德马格、克虏伯工业技术公司和蒂森咨询公司组成的联合财团，赢得了武汉钢铁厂的冷轧机、连铸机引进项目，这便是新中国工业史上著名的一米七轧机工程。当时，300余名德国技术人员驻扎江城，其中

很多来自杜伊斯堡。汉江与长江交汇的景色，令他们想起莱茵—鲁尔河畔的故乡。1982年，杜伊斯堡与武汉结为友好城市。

随着杜伊斯堡产业转型，昔日的钢铁工厂变为物流仓库，源源不断的中欧班列将蓝色集装箱运到曾经堆满煤炭的码头。中德两国始于钢铁工业的合作在21世纪乘着钢铁巨龙再度起飞，这支来自东方的钢铁驼队，不仅带来了货物和就业，也令杜伊斯堡在德国成为“一带一路”的代名词。

2018年，在杜伊斯堡莱茵公园，中德联合筹办了“新丝绸之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文化活动，来自德国、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22位艺术家，以绘画、装置艺术、现场艺术、录像艺术和纪录片等形式呈现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对地域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不同文化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

1895年，杜伊斯堡发达的内河航运催生了德国航运交易所的诞生。建在莱茵河和鲁尔河交汇处的德国内河航运博物馆，生动展示了100多年前交易所的运价公告牌、报纸上的货代信息以及装满煤炭钢材的货船。水与火这两大元素构成的城市文化，如今随着中欧班列的到来，也开启了新的乐章——有关中国运河和船舶文化的特展就曾在此举办。

在不久的将来，中欧班列也许会像莱茵河上往来的船舶一样，成为这座城市和博物馆不可或缺的文化名片。

- 1 杜伊斯堡内河港景观。
- 2 德国内河航运博物馆。

参加了埃尔卡亚俄狂欢节，他们化装成真实或虚构的角色，跟随着卡利普索的欢快节奏自由摆动，载歌载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一些特定的角色和人物在化装游行中固定出场。行进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衣着华贵的“夫人”们，也是埃尔卡亚俄狂欢游行的灵魂人物，代表着小安的列斯地区各年龄段的女性，她们无惧年龄，优雅从容；全身涂黑、手提油桶的调皮小孩子们的滑稽表演，与路边的观众相互逗趣，为狂欢节带来了充盈旺盛的生命力，人们在欢笑中体味着平等与自由；“矿工们”也是狂欢节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的出场是为了向埃尔卡亚俄辛勤工作的劳动人民致敬。

所有人都沉浸其中，人们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自由创造、尽兴狂欢，又在创造和狂欢中与生活的烦恼对话、和解，纪念属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正如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说：“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正是这种充盈着幸福与喜悦的氛围，吸引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每年2月和3月举办的埃尔卡亚俄狂欢节上，人们盛装出席，在节奏欢快的歌声中，在自由昂扬的舞蹈里，感受生命的绽放、生活的馈赠、历史的传承……一切都充满了令人心潮澎湃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一年一度的节日，熟悉的音乐、相似的舞蹈、人物、表演被一次次重复，在这样的仪式中，埃尔卡亚俄人的过去和现在被有效连接，民族的共同记忆在此凝聚。埃尔卡亚俄狂欢节逐渐成为一个凝聚民族精神并不断从现实中汲取意义的精神家园。

左上图为祖孙三代人参加埃尔卡亚俄狂欢节活动。

在水一方的河流之歌

在欧洲，发音为“杜伊斯堡”的城市不少，德国、荷兰和比利时都有同名城市，但人们最熟悉的当属德国工业重镇鲁尔区的杜伊斯堡。这座位于莱茵河与鲁尔河交汇处的内陆港口城市，描绘着德国版的“光荣与梦想”：光荣属于过往的“欧洲钢铁之都”，梦想则依托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努力创造的未来。

杜伊斯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南北向的莱茵河从城中淌过，城市沿着这条河流延伸开来，东西向的鲁尔河则给这座城市画出一条漂亮的高腰线。作为德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杜伊斯堡拥有600余座桥梁，甚至超越了“水城”威尼斯。当鲁尔与莱茵两河汇流，历史随着时急时缓的河水溯源，峥嵘往事，在水一方。

考古遗迹将杜伊斯堡的历史追溯到2100年前的古罗马时代，但直到公元883年，杜伊斯堡的名字才首次正式出现在文件中。古德语中的“杜伊斯堡”意为“小山上的城堡”，作为中世纪显赫一时的商业城市，杜伊斯堡的“堡”是当年的皇帝行宫，如今的市政厅就是皇室花园的一部分。皇宫的选址和贸易的繁荣，均依托于杜伊斯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莱茵河同历史长河一样并非一成不变。罗马人、法兰克人、诺曼人和维京人来来去去，数次易主的杜伊斯堡历经起伏。11世纪莱茵河河流转向，杜伊斯堡一度远离贸易中心。好在随着河道回归，15世纪杜伊斯堡成为汉萨同盟的一员，大力发展商业；17世纪末，烟草和纺织业蓬勃发展，鲁尔与莱茵两河交汇的港口优势初露锋芒；19世纪，鲁尔区的煤矿资源与大型钢铁工厂正式登上杜伊斯堡的历史舞台。至此，杜伊斯堡齐聚“港口、煤矿、钢铁”三大元素，工业时代的“德国奇迹”即将登场。

后工业文明的畅想曲

“比比皆是”的焦炭厂冒着黑烟，铸造厂排出红褐色的滚滚污水，飘浮在空气中的悬浮粒子令人呛鼻，户外的一切都被蒙

多彩非遗

传承历史的节日

邹萍



往融合着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记录和传承着埃尔卡亚俄地区的独特历史。当地人面对这类节奏欢快、内容诙谐的歌曲十分喜爱、不断传唱。因此，一直以来，卡利普索都被看作埃尔卡亚俄狂欢节必不可少的要素，更是埃尔卡亚俄人身份的象征。“它象征着团聚、家人的重逢，象征着激情、节奏、音乐。”一位当地女士这样说。

在这里，狂欢节是家庭的节日，卡利普索是家族的传承。在家庭内，人们向孩子传授关于埃尔卡亚俄狂欢节的历史和技能，孩子们学习谱曲、弹奏乐器、唱歌、跳舞或是制作面具。“卡利普索早已融进我的血液。从我的曾祖母、祖母、母亲，再到我，每一代人的生命里

都印刻着这个传统。”在狂欢节上扮演“夫人”的著名卡利普索音乐人卢尔德·巴桑塔回忆道：“这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仪式……我从小听着卡利普索长大，直到有一天，我竟然开始了自己创作，一切就这么自然地发生，仿佛母亲播种在我身上的音乐种子悄然发芽”。现在，巴桑塔每一次参加狂欢节都会带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亲身感受卡利普索的独特魅力。在非遗名录的申报仪式上，年逾花甲的巴桑塔的话打动了评审委员会。当卡利普索的音符和节奏世代相传时，民族的记忆也同样得到了承载和传递。

除了音乐，化装游行也是狂欢节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有超过3000人